

第四章 人口特性對考試結果的影響

台灣將中國傳統的科舉文化和來自美國的功績制人事原則熔於一爐，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權、規範綿密且層級化的考用體系，成為整個社會利益分配機制的重要環節。正如前文所介紹的，公務人員高考三級是國民欲邁入文官生涯最主要的入口。正因為公務人員考試扮演如重要的角色，具備何種人口特性的考生會比較容易受到青睞，就成為研究者必須回答的問題。本章先分析各個人口特性對高考三級錄取與否的影響，再比較職系類型及考試級別所造成的差異。

第一節 人口特性對高考三級的影響

高考三級是研究我國公務人員考試體系的一個基準點 (benchmark)，檢視不同人口特質對於其結果的影響之後，就可對本研究的基礎假設擁有概略的掌握。地位取得研究裡面有一股很重要的論述是，當社會現代化以後，整個大環境越為講究專業技術時，像是性別、出身背景和家庭的社經地位等賦與因素，對於個體未來的收入或地位之影響力將會降低。在公務人員人事體系裡面，技術類職系對於專業教育的要求要比行政類職系來得高。所以，本節在對高考三級的資料進行整體的分析之後，緊接著要把全部參與考試的人員分成技術類職系和行政類職系，比較各種人口特質與錄取與否的關係之異同。

一、高考三級與人口特性

本研究計算 2003 年至 2007 年共五屆高考三級各個變數值域的錄取指數，結果呈現於下頁的表 4-1，所有群組的錄取率差距都已經超過美國司法判例所使用的標準差水準，值得政策管理者多加注意。

在表 4-1 中可以發現在性別方面，男性的指數一直高於女性，最接近的一次是 2004 年的 1.057:0.957¹⁹，兩邊大概扯平。這個現象代表男性的報考人數雖然比不過女性，但是在錄取者當中，男性所占的比率卻提高了。換言之，男性在高考三級的過程裡面，比女性占有優勢，跟所謂公務人員屬於女性職業的說法剛好相反，女性不僅在進到組織以後要面對升遷的不公 (Ricucci & Saidel, 1997; 余致

¹⁹ 此數值超過 1，代表該群體在錄取榜單上的人數比例超過在全體到考人的比例。參照組的數值在後，在此處係指女性。以下類推。

表 4-1 高考三級的錄取指數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性別					
女性	0.856	0.957	0.822	0.842	0.849
男性	1.187	1.057	1.237	1.241	1.225
母校性質（公立／私立）					
公立學校	1.484	1.364	1.122	1.360	1.341
私立學校	0.611	0.704	0.833	0.659	0.642
母校性質（綜合／專技）					
綜合型學校	1.224	1.203	1.213	1.175	1.170
專技型學校	0.576	0.588	0.577	0.664	0.673
母校性質（傳統／非傳統）					
傳統大學	1.309	1.312	1.341	1.330	1.336
非傳統大學	0.577	0.593	0.597	0.640	0.648
出身地域					
都市	1.077	1.094	1.090	1.113	1.098
鄉鎮	0.797	0.766	0.780	0.729	0.758
年齡層					
25 歲以下	0.749	0.912	0.695	0.695	0.674
26 歲至 30 歲	1.327	1.212	1.191	1.246	1.238
31 歲至 35 歲	0.987	1.057	1.268	1.256	1.202
36 歲至 40 歲	0.814	0.603	0.805	0.719	0.886
41 歲以上	0.287	0.368	0.611	0.416	0.649

說明：每個人口特性內的差距都已超過標準差法則的接受範圍。本章以下各表若無特別說明，亦同。有關錄取指數的意義，請參第三章第三節。

力，2007），連要取得公職身分都比男性困難。高等教育取得性別差異不顯著的現象（駱明慶，2001）似無法繼續延續至高考三級的場合。關於這種現象，最直觀的解釋，是命題與閱卷的方式或邏輯不適合女性，亦即公部門的人力甄補也和其他組織一樣具有「就業市場的性別歧視」（陳建志，2001）。但若從代表性官僚的政治社會學切入，造成此等現象的原因或許並不是那麼「有意識的」。林益慶（2003）指出，女性選擇國小教師作為職業的理由，偏向於重要他人影響及個人志趣，而非男性比較重視的環境限制。因為台灣公務人員和國小老師的身分地位非常近似（許嘉猶，1994：110-111），可以說其相對安穩的工作性質，跟教職一樣容易吸引許多女性前來「試試看」，但是週邊環境卻如同 Keiser et al.（2002）

所指出的，硬體上缺乏像師範體系一樣的培育機構，軟體上也不允許或不鼓勵她們對準備考試投注足夠的精力，以致負向地影響代表性官僚的成效。

同樣的，在教育的賦與特性上，雖然差距似有逐漸縮小的態勢，公立學校、綜合取向、傳統大學三個特性的錄取指數仍分別大過私立學校、專技取向以及非傳統大學，其中最為穩定、差距也最顯著的是傳統／非傳統這一組，五屆的錄取指數幾乎都保持在 1.3: 0.6 左右。此外，平均地、總體地來看，三個母校特性的落差都比性別還要大，隱含著個人早期地位對考試結果的影響力比性別大的意義。根據第三章的敘述統計，全程參加高考三級的人員裡面，畢業於公私立學校的人數相差不多，但是來自傳統大學、綜合導向學校的考生不僅占有壓倒性的數量優勢，考試結果更顯示具有這些出身背景的人員，取得公職身分的機會更大。易言之，非傳統、專技導向學校的畢業生在公務人員考試的過程中，等於是遭遇了雙重的劣勢，很難擠進文官體系。這個結果可能來自於兩個原因：1. 這些出身於「好學校」的考生和公務人員考試的命題者共享同樣的背景，連繫很強，甚至容易得到其他競爭者未知的資訊；2. 高考三級現行以筆試為主的測驗方法太有利於這些一路在升學考試中「獲勝」的人員。

地域性一直是代表性官僚理論的重點，因為它假定來自同一地區、有類似社會化背景的人，在政策選擇上會有相近的偏好。從表 4-1 所列示的資料分析結果，可以看到公務人員考試的城鄉差距一直是很穩定的，其錄取指數大概都保持在 1.10:0.75 的水準，沒有什麼顯著的波動。出身自都市地區，也就是在都市完成其最高學歷的人，比起鄉鎮出身的同儕，在高考三級裡面略占一些優勢，和最早期 Blau 與 Duncan (1967) 都市化程度與社經地位有高度正相關的研究成果相一致。雖然這個優勢並未如駱明慶 (2002) 在有關台大學生身分取得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麼大，但仍值得人事政策的管理者深思，因為鄉鎮地方的偏好可能在公務人員考試的過程中受到擠壓，而在政策議程 (policy agenda) 開始之前就已經被放置在一旁，因而更不利於該地的社經發展。這對於實踐民主行政的理想將是一個很嚴重的挑戰。

至於年齡層和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與否的關係，比較具有優勢的並非是剛剛踏入勞力市場的 25 歲以下人員，而是畢業了有一段時間的 26 歲至 30 歲、31 歲至 35 歲這兩個群體。在所有人口特性裡面，處於最不利地位的則是 41 歲以上的考

生。該群體在錄取者裡面所占的比例，與參與者的比例相較，最大曾降低了 70% 以上（2003 年）。如果假設年齡與工作經驗成正比，那麼現今的高考三級制度並無法協助公部門取得這些資深的人力資源，當然也跟所謂多元化的目標不相符。另外，剛剛取得學士或碩士證書的 30 歲以下人員，其錄取指數有略微降低的現象，但是其報考人數卻是所有年齡層裡面最大宗的。這個現象或許不能單純用國內高等教育擴張、國民受教育時間拉長來解釋，更為決定性的因素可能是高考三級的內容與大學所學知識的相關性降低所致。換言之，這些青年在學校裡面修習的高深學問，對於他們在公務人員考試裡面的表現並沒有很大的幫助。這種年輕、年老兩頭不利的倒 U 型選材模式，與 Collins、Jenks 等文憑主義者「教育並非確保技術能力」的主張若符合節，暗示高考三級某種程度上是為了選拔願意接受國家機器規訓的人員，而非純粹配合技術的發展，以能力至上的功績原則命題、取士。

表 4-2 高考三級平均受教育時間的比較

	平均受教育時間（年）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參與者	15.89	15.96	16.02	16.17	16.23
錄取者	16.60	16.50	16.66	16.72	16.76

前述如性別、母校類型以及地域等人口特性，在統計學上屬於間斷變項，所以需要轉換成錄取指數的形式，才方便看出何種特質有利考生在高考三級脫穎而出，但是受教育時間在概念上是等比尺度的連續變項，用均數比較就可以進行有意義的分析。把高考三級自 2003 年歷屆以來錄取者和全程參與者受教育時間的平均值從表 3-1 與表 3-2 中抽出來比較，可以發現錄取者的平均受教育時間，比報名者至少都要多出半年以上（見表 4-2），回應了地位取得研究最原始的功能論假定，也就是受教育時間越長代表個人對自身人力資本的投入的努力越多、具備的技術能力越高，在社會上理應取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和 Blau 與 Duncan(1967)、蔡淑鈴(1988)的發現一致。代表高考的功績原則基本上仍然是存在的。換言之，公務人員考試就像命運女神的雙面刃，一邊憑著個人的性別和過去的出身背景，區分誰能進入公職體系；另一邊則是依照能力、知識等成就因素斷定高下，授以行政的權力。但在這麼多變數裡面，究竟何者最重要，則有待邏輯迴歸分析解答。

表 4-3 高考三級錄取與否的邏輯迴歸分析結果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男性	0.048 (0.510)	-0.130 (4.416)	0.153 (6.256)	0.171 (9.187)	0.168 (11.995)
受教時間	0.267 (73.550)	0.165 (30.496)	0.282 (112.560)	0.242 (93.975)	0.229 (113.115)
公立學校	0.729 (104.604)	0.592 (87.399)	0.635 (98.844)	0.647 (121.377)	0.673 (166.033)
綜合型學校	-0.052 (0.086)	-0.029 (0.043)	0.024 (0.037)	-0.273 (5.878)	-0.204 (4.722)
傳統大學	0.537 (11.190)	0.545 (19.193)	0.429 (15.001)	0.609 (36.690)	0.643 (57.277)
都市	0.068 (0.691)	0.233 (9.592)	0.097 (1.779)	0.275 (16.437)	0.210 (13.040)
25 歲以下	1.089 (7.896)	0.531 (4.368)	-0.043 (0.051)	0.467 (5.361)	-0.164 (1.407)
26 歲至 30 歲	1.543 (16.101)	0.926 (13.655)	0.275 (2.207)	0.882 (20.187)	0.323 (5.965)
31 歲至 35 歲	1.371 (12.405)	0.950 (13.883)	0.457 (5.804)	1.000 (24.912)	0.371 (7.294)
36 歲至 40 歲	1.324 (10.671)	0.535 (3.689)	0.136 (0.407)	0.465 (4.394)	0.182 (1.405)
常數	-9.498 (247.784)	-7.148 (194.366)	-8.678 (372.925)	-7.951 (336.622)	-7.184 (395.391)
-2LL	7679.866	9388.090	9634.908	9929.942	13017.618
Cox & Snell R ²	0.022	0.016	0.019	0.034	0.034
Nagelkerke R ²	0.071	0.049	0.063	0.079	0.077

說明：括號內為 Wald 統計量。

將性別、受教育時間、母校特性、出身地域和年齡層當作自變項，錄取與否為依變項，對各年度的高考三級全程到考人員進行邏輯迴歸分析，可以得到五組迴歸模型如表 4-3 所示。由表中可見，性別對於高考三級錄取與否的影響力，在同時控制了受教育時間、母校特性、出身地域以及年齡群組之後，變得比較微弱。但是男性在考試過程中仍然比女性還有優勢，考取的發生比為女性的 1.2 倍²⁰。

²⁰ 在高考三級的邏輯迴歸模式中，男性的迴歸係數（*b* 值）大概是 0.16，也就是說身為男性，可以讓及格的發生比成為 2.72（尤拉數 *e*）的 0.16 次方倍，也就是 1.17 倍。

另外，其顯著性似乎隨著時間而增加。

另外，和前述錄取指述所呈現出來的結果一致，受教育時間、公立學校、傳統大學以及出身於都市地區，對於高考三級的錄取機會都有正面的影響，其中又以公立學校和傳統大學兩者影響力最明顯。作為這些學校畢業的學生，相對於那些來自私立學校和非傳統大學的競爭者，考取公務人員考試的發生比會增長為原來的 1.5 到 2 倍。而每在學校裡面多接受教育 1 年的時間，則可以提高該事件發生比約 0.3 倍。迴歸分析結果與錄取指數相違的地方在於綜合型大學的影響力。在控制了其他條件以後，來自綜合型大學的出身背景經常對公務人員考試的結果造成負面影響。這是因為台灣的非傳統大學，特別是自 1996 年以來從專科學校升格而成的新興大學，大多數是以培養學生的特殊專長作為經營標榜，以便和傳統的大學做區隔，導致傳統／非傳統、綜合／專技兩者的 phi 係數²¹高於 0.7，彼此之間存在著高度的共變性。這兩個變數互相爭搶可解釋的變異量的結果，導致了表 4-1 和表 4-3 的牴觸。但是，即便存在著共變的問題，傳統和綜合型兩個因素仍然對個人考上公務人員有正面的助力，代表早期地位正向地影響個人取得更高權力與地位的機會。

至於在年齡層方面，每一年的迴歸係數雖然變化很大，但是五個年齡層（41 歲以上為對照組）對於高考三級的影響大小排序大概是一致的：26 歲到 30 歲這組最佔優勢，31 歲到 35 歲次之，接著才是最年輕的 25 歲以下人口，正面效果最弱的是 36 歲到 40 歲。這也和指數比較所得到的結果一致，代表 26 歲至 35 歲這個階段的青年在公務人員考試裡面最佔優勢，而作為勞動市場主要新血的 25 歲以下人口和有著豐富經驗的 35 歲以上中年人，比較難進到公部門發揮所長。這對於機關內部多元化的達成，似乎是一種負面的現象。

從模型整體的角度來說，在所有自變項中影響力（迴歸係數的絕對值）最大的是公立學校的文憑，其次是傳統大學。但解釋力最為顯著的，首推受教育時間與公立學校，其 Wald 統計量都遠遠高出其他自變項甚多，接著才是男性和傳統大學，綜合大學的學歷在迴歸模型裡面發揮的效果反而很小。如果是純粹為了實務上的預測需要，其實可以考慮把傳統／非傳統、綜合／專技這兩個相關的變項合併處理。

²¹ Phi 係數是一種用來測量兩個變項相關性的工具，適用於兩個變項都是二分名目變數的場合，越接近 1 代表這兩個變項的相關性越高。

受教育時間和公立學校的 Wald 值特高的現象，正是 Blau-Duncan 基本地位取得模型的結論之一，即個人的社會地位受到教育取得和早期地位的影響最大，其他人口變項則是發揮邊際的效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依照本文所建立的模型，其-2LL 有越來越大的趨勢，代表單憑人口特性來解釋公務人員考試的結果，會越來越不準確。依照 Duncan 等人（1972）、Featherman 和 Hauser（1978）的看法，這代表了社會的進步，因為社會系統在選擇其人力資源時，從原來的關係取向慢慢地轉為能力取向。不過這並不表示公務人員考試中性別、教育（成就因素和賦與因素）、地域以及年齡之間的差異就消失了，而是這些差異合計起來，對考試的影響減弱一些而已。

綜合本節的分析，在參與人數最多、涵蓋公務員職系最多的高考三級裡面，男性比女性要具有優勢，符合本研究的假設 1。受教育的時間越長，代表個人所累積的人力資本越高，對於考取公務人員的助益也越大，與假設 2 相吻合，象徵高考三級所根據的功績原則。在教育的賦與基礎方面，如果個人可以先行取得公立傳統綜合大學的學歷，在公務人員考試當中就能佔有很強的優勢地位，故部份接受假設 3。假設 4 是「在都市化程度越高的區域完成學業者，在公務人員考試中越有利」，單變量的指數比較分析和多變量的邏輯迴歸分析都顯示此一假設成立。至於年齡對公職身份取得的影響，本研究發現最具優勢者為 26 歲至 30 歲者，其次是 31 歲到 35 歲這一群組，25 歲以下者又次之，36 歲至 40 歲和 41 歲以上的報考人在高考三級中是最難及格的兩個群體。嚴格說來，年齡對於通過高考三級的機率比較接近一個倒 U 型的非線性關係，而不是簡單的正相關。

在本文所關心的眾多人口變項當中，最為重要的是受教育時間和是否畢業於公立學校，反映社會地位受到教育成就及早期地位的強烈影響，接下來是出身於傳統大學和都市地區。在控制以上四個自變項以後，性別與年齡對於公務人員身分取得的影響力就減少了很多，而某些教育學者所重視的綜合大學地位，對於考取公職不見得有正面助益。以上分析結果代表國民若欲獲得行政權力，雖與個人的後天努力有關，但並不是均勻地分配給所有團體，代表性官僚和團隊多元化理論所關注的性別、地域以及年齡，透過教育的社會化功能，仍顯著地存在不公平現象。

二、技術與行政的人口特性差別

技術類職系的每個類科，如果沒有接受過非常專業的訓練，幾乎是不可能勝任的。地位取得研究大部分都認為當勞力市場的結構越來越重視專業技能，受教育時間這種可以反映個人能力的因素，重要性將會越來越大，得到的報酬也越來越高；反之，個人被社會賦與的「標籤」影響力就會較大。(Duncan et al., 1972; Featherman & Hauser, 1978)。本節的目的就是要比較在「比較專業」和「比較不專業」的公務人員考試裡面，人口特性與錄取及格的關係。

從下頁的表 4-4 中可以發現到，技術類職系和行政類職系最為明顯的差異在性別。在前一節當中，把所有的高考三級參與者作為分析對象，會發現「公務員是女性職業」的說法並不成立，男性在考試過程中仍有優勢。但是把職系類別考慮進來之後，就會發現教育和職業的性別區隔這個結構性因素仍舊存在。報考技術類職系的男性，優勢的為一直很穩固，而女性的錄取指數則不超過 0.9，最低甚至到了 0.606；反觀在行政類職系裡面，男女性的差距並不大，有幾年女性的錄取指數反而還高過男性。這有兩個主要原因。首先，可以將之視為高等教育中就讀理工科系者以男性為多，人文社會科系則擁有較多女性的性別區隔現象之延續(劉正、陳建州，2007)。代表傳統上認為女性比較適合擔任輔助性、事務性工作的刻板印象，已經營造了一個社會氣氛，不僅讓女性踴躍地投入公務人員，特別是行政職系的考試，而男性則是對於這些工作興趣缺缺。此外，行政類職系考試的內容對於天生就比較擅長語文學習的女性來說並不算太困難(Maccoby & Jacklin, 1974)，所以才構成了錄取指數將近相等，甚至有雙雙逼近於 1 出現的情況(2007 年)。在技術職系，狀況則是完全相反。男性報考跟錄取的人數一直多於女性，而錄取指數也是一樣。表 4-5 的迴歸係數也同樣支持這樣的說法，男性在技術類的考試裡面的優勢更大，和結構功能論「技術水準需求越高，賦與因素的效果越薄弱」的假定不符，顯示我國社會的人力資源配置仍存有性別上的不平等，在公務人員考試裡面猶然。

在教育方面，代表個人教育成就的受教育時間對個人取得公職有利這一點，不管是在行政職系或是技術職系都是成立的，只是在行政職系中的效果比較大一些(迴歸係數皆高於同屆的技術職系)。表面上看來，這一點和地位取得研究的結論有異。不過，本文認為這可能與「學歷通膨」的現象有關，也就是社會過度

表 4-4 高考三級不同職系的錄取指數比較

	行政類					技術類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性別										
女性	0.960	1.044	0.990	0.938	0.999	0.889	0.769	0.606	0.801	0.773
男性	1.083	0.906	1.021	1.148	1.003	1.041	1.091	1.166	1.111	1.135
母校性質（公立／私立）										
公立學校	1.497	1.429	1.008	1.390	1.364	1.287	1.206	1.235	1.209	1.173
私立學校	0.697	0.730	0.991	0.706	0.698	0.526	0.684	0.577	0.650	0.669
母校性質（綜合／專技）										
綜合型學校	1.232	1.234	1.256	1.163	1.203	1.213	1.148	1.158	1.187	1.123
專技型學校	0.561	0.506	0.483	0.693	0.619	0.599	0.729	0.700	0.627	0.751
母校性質（傳統／非傳統）										
傳統大學	1.310	1.343	1.383	1.328	1.372	1.297	1.253	1.274	1.307	1.262
非傳統大學	0.584	0.547	0.551	0.658	0.627	0.573	0.681	0.668	0.627	0.694
出身地域										
都市	1.061	1.094	1.084	1.106	1.086	1.098	1.137	1.021	1.098	1.092
鄉鎮	0.840	0.766	0.799	0.767	0.799	0.737	0.652	0.946	0.709	0.739
年齡層										
25 歲以下	0.887	0.912	0.820	0.838	0.777	0.557	0.466	0.526	0.480	0.573
26 歲至 30 歲	1.201	1.212	1.191	1.208	1.285	1.383	1.232	1.137	1.235	1.111
31 歲至 35 歲	1.098	1.057	1.187	1.204	1.148	0.812	1.320	1.364	1.302	1.254
36 歲至 40 歲	0.758	0.603	0.647	0.652	0.709	0.939	0.957	1.065	0.853	1.190
41 歲以上	0.284	0.368	0.567	0.379	0.452	0.367	0.449	0.765	0.541	1.102

表 4-5 高考三級不同類別的邏輯迴歸分析結果

	行政類					技術類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男性	-0.059 (0.437)	-0.331 (16.196)	-0.164 (3.892)	0.088 (1.345)	-0.173 (6.155)	0.064 (0.280)	0.203 (2.633)	0.579 (22.766)	0.248 (6.589)	0.340 (17.918)
受教時間	0.271 (37.653)	0.256 (37.155)	0.296 (55.992)	0.241 (43.017)	0.203 (37.766)	0.188 (14.568)	0.046 (0.960)	0.225 (32.222)	0.204 (28.785)	0.150 (22.666)
公立學校	0.687 (63.610)	0.656 (76.329)	0.573 (52.791)	0.707 (95.325)	0.704 (111.165)	0.785 (32.165)	0.452 (13.661)	0.747 (40.342)	0.512 (24.873)	0.532 (37.973)
綜合型學校	0.069 (0.107)	0.098 (0.326)	0.210 (1.665)	-0.373 (6.658)	-0.002 (0.000)	-0.210 (0.360)	-0.329 (1.499)	-0.087 (0.166)	-0.007 (0.001)	-0.339 (5.033)
傳統大學	0.454 (6.041)	0.530 (13.521)	0.474 (12.556)	0.679 (28.621)	0.640 (35.029)	0.766 (5.305)	0.646 (6.572)	0.402 (4.034)	0.488 (8.622)	0.695 (25.292)
都市	0.094 (0.829)	0.230 (6.444)	0.135 (2.109)	0.351 (17.585)	0.238 (10.181)	0.011 (0.007)	0.389 (7.738)	0.033 (0.075)	0.143 (1.407)	0.193 (3.839)
25歲以下	1.182 (6.647)	0.597 (3.908)	0.035 (0.021)	0.801 (9.028)	0.118 (0.358)	0.711 (0.955)	0.154 (0.105)	-0.301 (0.917)	-0.208 (0.430)	-0.633 (9.813)
26歲至30歲	1.447 (10.074)	0.853 (8.152)	0.315 (1.764)	1.082 (17.058)	0.627 (10.647)	1.540 (4.584)	1.078 (5.461)	0.167 (0.318)	0.561 (3.528)	-0.104 (0.309)
31歲至35歲	1.471 (10.162)	0.841 (7.571)	0.422 (2.998)	1.142 (18.280)	0.576 (8.413)	1.106 (2.309)	1.150 (6.071)	0.454 (2.244)	0.750 (6.050)	0.085 (0.190)
36歲至40歲	1.204 (6.149)	0.294 (0.737)	-0.045 (0.026)	0.535 (3.280)	0.239 (1.146)	1.448 (3.770)	0.906 (3.358)	0.326 (0.962)	0.324 (0.915)	0.053 (0.059)
常數	-9.625 (0.813)	-8.650 (149.796)	-9.052 (188.449)	-8.207 (171.206)	-7.208 (173.872)	-8.032 (61.514)	-5.330 (40.622)	-7.808 (125.082)	-6.888 (100.896)	-5.190 (90.398)
-2LL	5012.823	6306.941	5999.382	6231.049	7724.293	2868.713	3015.780	3575.886	3669.051	5170.919
Cox & Snell R ²	0.014	0.018	0.014	0.025	0.025	0.032	0.018	0.028	0.044	0.038
Nagelkerke R ²	0.053	0.056	0.053	0.064	0.064	0.083	0.051	0.074	0.086	0.071

陷溺於文憑主義的結果，並非結構功能論的失敗。所謂的學歷通膨是指受教育時間與個人的能力不相符，特別是受教育時間拉長，但是實質能力卻未有等比例的提升。檢討我國技術類的考試內容，其實不需要接受研究所以上的訓練就能夠回答得很好。投考技術類高考的博碩士比例高，平均受教育時間已達 16.7 年（參見表 3-1），反倒沒辦法看出教育成就因素的真正效果。反觀行政類的考試內容多數與時事、理論和新修法規有關係，考生接觸的書籍、資訊越多，越能佔到一些優勢。易言之，如果把考試分數視同於個人的「能力指標」，可能是因為行政類的學歷貶值情形較不嚴重，所以才出現了兩種職系類別迴歸係數的差異。

類似的解釋也可以適用於學校特性在兩種職系類別的影響力差異。多數學者普遍同意台灣社會存在著一種行為取向，把學歷標誌為一種地位身分，誘使人力資源過度追求高學歷以及所謂的「好學校」（公立的傳統綜合大學），以利未來的職涯發展（黃毅志，1994；Liu & Sakamoto, 2002）。但是，文憑主義的濃度是隨著勞動市場的屬性而改變的。傳統的地位取得研究都指出，技術層次越高的勞動市場，賦與因素的影響力都會降低，反映個人「真才實學」的成就因素相對顯得重要。因此，如同表 4-5 所顯示的，公立、傳統以及綜合導向三個學校特性的 Wald 統計量，基本上都呈現行政類大於技術類的情況。也就是說，因為技術類的考試比較具有「鑑別度」，成績和學歷高低、學校好壞的關係比較薄弱，只要考生有充分的準備就能夠金榜題名。但是行政類考試的內容相對廣泛，屬於命題者的「裁量空間」比較大，以致於容易出現一些「獨門暗器」，也就是命題者個人認為重要，但是一般人卻不知道的問題，有利於那些和命題者具有相近背景的報考者。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如 Bowles 和 Gintis 所說的「階級再製」，也是 Kingsley 在半個多世紀前提出代表性官僚主張的原因。

前一節發現綜合型大學之迴歸係數呈負數的情況，在技術類職系成為常態，在行政類職系則出現得較少。這也代表著技術類職系的考試比較能夠貼近普同主義的原始理想，只要願意努力，扭轉早期地位的劣勢的可能性很大。更何況，專技導向學校本來就是以培養學生成為一流專業人才為目的的組織。在正常的預期下，如果考試確實具有鑑別度，該類學校畢業生的成績應該不會遜於出自綜合型大學的同儕。

把高考三級全部參與者區分為技術類和行政類進行分析，出身都市者在考試

中占優勢的假設依然成立。值得注意的是，都市出身的優勢在行政類職系裡面效果較強。出現這種現象，本文認為可能的解釋有二：首先，從直觀的角度來說，都市地區人文薈萃，資訊交通發達，有利於考生培養對時事的敏銳嗅覺以及最新理論的掌握能力。但技術類考試內容結構化的程度高，多數問題存有標準的「範典」，所以和前述的學校特性一樣，城鄉差距對於個人面對考題的反應影響有限。第二個解釋是，都市是國家的中樞，有形的生產工具與無形的意識形態莫不為之服務，出身於此的人員即使自己渾然不覺，但論述的模式事實上是接近於國家機器的利益需求的，因此容易受到體系的青睞。類似的問題，在能力導向比較重的技術類職系則顯得輕微一些。都市的技術類考生，其優勢主要可能是來自於富裕的經濟環境所支持的一流人才與硬體設備，而得以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

技術類與行政類在年齡層的不同，在於技術類的 25 歲以下人員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而 41 歲以上的考生的劣勢則沒有行政類的大，最具優勢者是 31 歲到 35 歲這一組（行政類則是 26 歲到 30 歲最具優勢）。這應與兩種職系考試的內容及畢業科系的就業方向有關。行政類的考試需要記憶的部分較多，不利於中年以上的應考人，而技術類職系在這方面的問題則沒那麼大，對成績的影響比較輕微。在就業方向上，就讀理工相關系所的學生進入政府部門服務的比例，相較於同屆畢業自人文社會、財經管理相關科系的同學本來就較低（台灣師範大學教育評鑑與發展研究中心，2006）。這代表剛剛從理工科系畢業的學生，想在私部門工作的意願比較強。進一步引申，在就業市場上較受歡迎、能力好的理工科系畢業生，是不會馬上投入高考三級的試場的，因此這個群體的錄取指數自然就低了。回到本文最關心的代表性與多元性議題，如果要平衡各年齡層在高考裡面的優劣勢，技術類應該是設法提升年輕人對公職的興趣，而行政類則是應設法減少「背多分」的命題型態，而朝向測出應考人的工作能力努力。

經過上述之比較分析，總的來說，技術類職系的考試結果比行政類職系「公平」或「多元」之處在於學校特性以及城鄉差距的效果上，而行政類考試中，兩性表現比較一致。受到學歷通膨與考試內容偏重理論論述的影響，行政類職系受教育時間的影響反而比較大。至於各年齡層在公務人員考試裡面的表現，兩種職系都呈現倒 U 型的非線性關係，年齡太大或太小都在考試過程中居於劣勢，但技術類受到理工科系就職風氣及考試內容的影響，年長者雖居於劣勢，但比在行政職系中要好。以上分析結果，符合本研究的假設 6。

表 4-6 高考二級的錄取指數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性別					
女性	0.968	0.865	0.493	0.911	0.704
男性	1.016	1.110	1.259	1.044	1.248
母校性質（公立／私立）					
公立學校	1.247	1.049	1.157	1.244	1.062
私立學校	0.402	0.822	0.424	0.267	0.610
母校性質（綜合／專技）					
綜合型學校	1.051	0.860	1.080	1.072	1.130
專技型學校	0.562	2.127	0.651	0.622	0.528
母校性質（傳統／非傳統）					
傳統大學	1.137	0.925	1.163	1.236	1.272
非傳統大學	0.342	1.242	0.613	0.368	0.602
出身地域					
都市	1.045	1.000	1.090	1.082	1.181
鄉鎮	0.805	1.001	0.765	0.768	0.308
年齡層					
25 歲以下	0.000	0.000	0.000	2.198	0.475
26 歲至 30 歲	1.232	1.127	1.157	1.137	1.150
31 歲至 35 歲	1.051	1.273	1.180	0.855	1.104
36 歲至 40 歲	1.033	0.539	0.681	0.733	0.867
41 歲以上	0.000	1.036	0.907	0.000	0.435

第二節 人口特性對高考二級的影響

從錄取指數和邏輯迴歸的結果可以發現，報名高考二級的女性，比在高考三級時處在更為不利的地位。在指數比較分析方面（表 4-6），女性報考人數一直少於男性，到了放榜以後所佔的人口比例更小，錄取指數最小的一屆為 2005 年的 0.493，兩性最接近的一次則是 2003 年。就迴歸係數來說，身為男性也只有在這一年對公職身份的取得有負效果，其餘皆大於同期的高考三級。換言之，越貼近權威的上層，男性考取公務人員的機會就更大一些。

但是，如果比照高考三級將應考人報名的職系做分類，對每個人口特性進行錄取指數的計算，可以發現性別在行政類職系與技術類職系裡面有不同的分布。

表 4-7 高考二級的邏輯迴歸分析結果

	調整前					調整後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男性	-0.026 (0.004)	0.095 (0.030)	0.740 (2.046)	0.449 (0.987)	0.651 (0.000)	-0.018 (0.002)	0.094 (0.030)	0.739 (0.153)	0.415 (0.856)	0.655 (3.891)
受教育時間	-0.025 (0.006)	-0.240 (0.593)	0.019 (0.012)	0.176 (0.609)	0.072 (0.168)	-0.051 (0.025)	-0.326 (1.098)	0.019 (0.912)	0.162 (0.474)	0.074 (0.181)
公立學校	1.216 (4.848)	0.282 (0.166)	1.051 (2.688)	1.077 (2.048)	0.241 (0.280)	1.238 (5.037)	0.294 (0.184)	1.049 (0.098)	1.226 (2.653)	0.225 (0.246)
綜合型學校	-17.187 (0.000)	-1.255 (1.073)	0.025 (0.001)	-17.894 (0.000)	0.851 (0.474)					
傳統大學	18.478 (0.000)	0.509 (0.225)	0.251 (0.091)	18.316 (0.000)	1.069 (2.050)	1.840 (3.115)	-0.215 (0.111)	0.268 (0.592)	0.951 (2.213)	1.443 (5.554)
都市	0.036 (0.005)	0.107 (0.024)	0.138 (0.081)	0.058 (0.014)	1.081 (3.078)	0.081 (0.025)	0.120 (0.031)	0.135 (0.776)	0.140 (0.083)	1.061 (2.981)
25歲以下	-0.042 (0.000)	-17.811 (0.000)	-18.465 (0.000)	19.318 (0.000)	-0.250 (0.060)	-0.066 (0.000)	-17.881 (0.000)	-18.463 (0.000)	19.200 (0.000)	-0.247 (0.058)
26歲至30歲	18.542 (0.000)	0.013 (0.000)	0.759 (0.492)	18.414 (0.000)	0.611 (0.653)	18.534 (0.000)	-0.028 (0.000)	0.759 (0.492)	18.401 (0.000)	0.614 (0.661)
31歲至35歲	18.533 (0.000)	0.409 (0.104)	0.550 (0.252)	18.037 (0.000)	0.447 (0.317)	18.533 (0.000)	0.414 (0.108)	0.549 (0.252)	18.026 (0.000)	0.448 (0.318)
36歲至40歲	18.872 (0.000)	-0.490 (0.101)	0.056 (0.002)	17.760 (0.000)	0.391 (0.205)	18.869 (0.000)	-0.509 (0.110)	0.055 (0.002)	17.788 (0.000)	0.388 (0.202)
常數	-22.891 (0.000)	1.333 (0.071)	-4.705 (2.100)	-25.764 (0.000)	-7.958 (5.460)	-23.032 (0.000)	2.338 (0.214)	-4.696 (2.119)	-26.181 (0.000)	-7.490 (0.023)
-2LL	228.609	130.945	193.675	203.335	347.201	229.682	132.150	193.676	206.514	347.707
Cox & Snell R	0.036	0.015	0.048	0.047	0.026	0.034	0.012	0.048	0.041	0.026
Nagelkerke R ²	0.099	0.056	0.097	0.128	0.079	0.094	0.046	0.097	0.112	0.078

表 4-8 高考二級不同類別的錄取指數

	行政類					技術類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性別										
女性	1.169	0.960	1.016	1.355	0.462	0.371	0.772	0.266	0.676	1.029
男性	0.884	1.044	0.985	0.656	1.581	1.150	1.109	1.124	1.106	0.982
母校性質（公立／私立）										
公立學校	1.214	0.926	1.199	1.041	1.049	1.282	1.118	1.096	1.277	1.028
私立學校	0.586	1.190	0.429	0.910	0.870	0.000	0.000	0.510	0.000	0.598
母校性質（綜合／專技）										
綜合型學校	1.077	0.764	1.125	1.046	1.097	1.075	0.954	1.004	1.177	1.049
專技型學校	0.423	2.611	0.500	0.793	0.544	0.523	1.518	0.980	0.000	0.462
母校性質（傳統／非傳統）										
傳統大學	1.135	0.791	1.342	1.260	1.360	1.139	1.012	1.011	1.213	1.217
非傳統大學	0.306	1.492	0.304	0.447	0.285	0.386	0.924	0.967	0.352	0.000
出身地域										
都市	0.991	0.957	0.920	1.081	1.394	1.112	1.019	1.156	1.059	1.001
鄉鎮	1.034	1.157	1.209	0.842	0.000	0.433	0.885	0.598	0.791	0.989
年齡層										
25 歲以下	0.000	0.000	0.000	2.309	0.000	0.000	0.000	0.000	2.054	0.623
26 歲至 30 歲	1.180	1.319	1.570	1.332	1.410	1.313	0.854	0.960	1.058	0.938
31 歲至 35 歲	1.023	1.107	1.107	0.848	0.891	1.080	1.435	1.329	0.866	1.214
36 歲至 40 歲	1.236	0.000	0.000	0.799	0.629	0.632	2.000	0.797	0.719	1.343
41 歲以上	0.000	1.359	0.000	0.000	0.354	0.000	0.000	2.338	0.000	0.754

女性在行政類職系的考試中不再老是居於劣勢，2003 年和 2006 年兩屆的錄取指數都大於 1；相反的，女性在高考二級技術類的錄取指數，卻遠比高考三級技術類還要低。顯示男女的職業區隔，越向社會階層的頂端移動就越嚴重。

根據《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規則》，考選部規定只有具碩士學歷或經高考三級及格滿兩年者報考，所以參與者平均受教育時間被墊高，而且會更為集中（參見表 3-1 與 3-3），因此在考試過程裡面能夠發揮的效果比高考三級還微弱，甚至出現負數²²，與大部份的研究結論有所出入（Blau & Duncan, 1967; Treiman & Terrell, 1975; 蔡瑞明，1985；蔡淑鈴，1988；Liu & Sakamoto, 2002）。受教育時間的 Wald 統計量也因此落到整個模型裡的第三名，與在高考三級裡面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這代表當每個競爭公職地位的人實力差不多時，高考二級結果受到學校特性等階層化賦與因素影響的程度就會提高。例如公立學校在這五屆中有三屆迴歸係數大於 1，就高於高考三級平均 0.65 的水準。至於傳統大學和綜合型學校，受到高考二級本身報考人數過低的影響，這兩個變數的細類別經常出現觀察值為 0 的情況，導致「錄取指數雖大於 1，但迴歸係數卻小於 0」的情況頻繁出現。因為台灣目前的專技導向學校都是本文所界定的非傳統大學，在實際上傳統／非傳統可以完全涵括綜合／專技。所以本文剔除綜合／專技這個變項，另外在表 4-7 右半部列出調整後的邏輯迴歸結果。可以發現傳統大學出身者在高考二級也享有優勢，其正面效益也比高考三級大。

值得注意的還有另外一點，那就是都市出身背景的影響力在這五年當中逐年增強（2005 年的迴歸係數甚至超過 1），在模型裡面的重要性也在升高。高考三級當中城鄉差距雖然比較大，但兩者的距離至少維持穩定。地位取得研究常常援引的 Treiman 工業化論乃是建立在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上。若此說成立，則高考二級的城鄉差距應當不至於變化得這麼劇烈，因為一地的經濟結構不可能在不到 10 年的時間裡面快速改變。出身地域這個人口變項對高考三級及高考二級有不同的影響，原因可能不是經濟或是技術能力的問題，而是隨著職務開缺越接近國家權力的核心，就越需要吸收與優勢階級背景相仿的人力。近幾年社會對立加劇，可能是造成國家機器更強力地執行這種重製作業的原因。

²² 負的 b 值只在 2003 年出現過一次。但因為本研究所分析的資料只有 5 個年份，只能說求學時間的長短對高考二級的影響在 2002 年到 2006 年之間經過一次的方向轉變，是否代表高考二級對技術能力的鑑別度提高，或者更貼近功績原則的精神，仍有待更大規模的檢驗。

在高考三級裡面，技術類職系比較不重視早期地位跟出身地域。但是這些賦與特性，在高考二級的技術類職系與行政類職系間，其錄取指數並未存在明顯與穩定的不同。換句話說，技術類考試在這些面向上所能夠發揮的平衡功能，到了高考二級反而變得不顯著了。這並不是說 Sewell 等威斯康辛學派所主張的工業化論不適用於高考二級，而是當每個人的能力差異不大時，這些出身背景對於地位取得的影響力就顯得更大了。

最後，不同年齡層在高考二級當中的優劣地位也出現了和高考三級相似的倒 U 型非線性關係。而且，技術類職系錄取指數的高點也一樣比行政類職系要晚 5 年左右。參與高考二級的 25 歲以下人口常常連一個錄取者都沒有，倒是 41 歲以上的人有時還有一點小小的優勢。不利年輕人的原因主要是在於高考二級學歷的限制，以及口試階段講究應考人經驗（包括學術與實務）的結果；至於中年人也能有所發揮的原因，可能不全是題目有利於他們，而是因為高考二級的參與者曾任公職的比例比其他的考試還高很多（考選部，2007），所以不需要擔心引入太多有經驗的「老新人」來挑戰既有的權威，甚至還能夠找到許多已經習慣行政文化、具有高度配合度的人力。

回顧本節對於高考二級的分析，可以發現本文的假設 7 部分成立。代表成就基礎的受教育時間，對於考試結果的影響力偏低；作為一種地位象徵的傳統公立大學反而更為重要，不僅違反功績原則，也造成公職身份不公平地分配。另外，高考二級在兩性平等、區域平衡方面的表現也不如高考三級，即便是在技術類職系的考試中也一樣，比較值得讚賞的地方只有 41 歲以上的中年人有時會取得在其他考試中沒有的優勢。對於代表性官僚或是團隊多元化的理想而言，現行的高考二級制度似有改革的必要。

第三節 人口特性對司法官三等特考的影響

相較於一般行政官僚，司法官雖同屬公務人員，但是社會地位跟經濟收入都高出前者甚多。那麼，司法官特考會不會與高考二級一樣，出現「偏地位、輕能力」的現象呢？在此種考試裡面，性別與年齡的效果又是如何？以上將構成本節分析的重點。

根據下頁表 4-9，司法官特考與高考三級最顯目的差異在於性別的影響。在

表 4-9 司法官三等特考的錄取指數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性別					
女性	1.001	1.088	1.319	0.782	1.252
男性	0.999	0.937	0.767	1.285	0.805
母校性質（公立／私立）					
公立學校	1.413	1.472	1.259	1.441	1.521
私立學校	0.543	0.491	0.703	0.521	0.398
母校性質（綜合／專技）					
綜合型學校	1.053	1.056	1.039	1.051	1.056
專技型學校	0.172	0.148	0.331	0.130	0.000
母校性質（傳統／非傳統）					
傳統大學	1.092	1.107	1.094	1.118	1.115
非傳統大學	0.110	0.087	0.267	0.172	0.263
出身地域					
都市	0.997	0.990	1.066	1.042	1.052
鄉鎮	1.011	1.037	0.782	0.871	0.855
年齡層					
25 歲以下	1.278	1.091	1.317	1.615	1.512
26 歲至 30 歲	1.226	1.268	1.137	1.090	1.204
31 歲至 35 歲	0.630	0.894	0.722	0.350	0.377
36 歲至 40 歲	0.534	0.607	0.321	0.177	0.173
41 歲以上	0.000	0.000	0.252	0.000	0.000

指數比較分析方面，雖然女性報考人數一直少於男性，但其錄取指數卻反是（但差距不大），最大值為 2005 年的 1.319；而男性的迴歸係數也不再都是正數。在本研究所選取的五個屆次中，有三年身為男性反而對考試錄取有負面的影響。在 2005 年，身為男性在司法官特考裡面錄取發生比甚至會比身為女性還低 37%。這樣的結果和行政類高考對女性較公平的現象很類似，甚至還有一點「矯枉過正」的嫌疑。觀察司法官特考的內容，可以發現它比高考還要重視文本及理論的掌握，並且將之組織成為有系統的論述。就這一點來說，兩性之間應該不會有很大的落差，甚至有人認為女性在這方面的表現本來就比男性好（Maccoby & Jacklin, 1974）。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先天認知模式的差異外，性別角色的社會建構對於報考人行為和考選行政的影響應該也佔了很大的比重，讓女性相對積極地投注心力在法律職業的追尋，而講究形式公平的法曹界也認同這樣的發展，所以

在考試的各個環節裡面（包含口試）對男女平衡的議題做了較好的處理。

司法官特考與高考三級的第二個差異之處，在於都市出身的影響力與重要性。從表 4-9 和表 4-10 可以看出，司法官特考和高考三級中的都市出身者都享有比較優勢，而且其迴歸係數與 Wald 統計量都有漸漸攀升的趨勢，在模型裡面的相對重要程度與日俱增。但都市的出身背景在司法官特考裡面的好處，比高考三級更大，與高考二級的資料分析結果相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司法官特考的資料裡面，都市背景的重要性已經超過受教育時間（迴歸係數與 Wald 值都越來越低），與考生是否畢業自公立學校並列為整個迴歸模型中最重要的兩個變項。如果回頭檢視敘述性統計（請參表 3-5），可以知道投考司法官的人教育程度非常集中。因此，因為很難靠受教時間區辨每個人的能力高下，出身背景就會如同 Bowles 和 Gintis（1976）所言，在個人的地位取得過程中發揮很大的影響力。

同樣地，有關本文所欲探討的三個考生的早期地位分野，就指數分析來看，司法特考呈現出比高考三級更懸殊的落差，而非工業化論所預期的更小。就參與者人數而論，私立學校僅小幅落後公立學校，專技、非傳統的出身者則遠不及綜合型的傳統學府。等到放榜之後，在私立、專技導向的非傳統學校²³完成取得最高學歷的人所佔的比例又更低。這與司法官特考嚴格的學歷限制有關，非法律、政治相關系所畢業者不得應試，而教育部容許大專院校增設法律系所卻是很晚近的事。甚至在解嚴以後，教育部仍長期扮演管制者的角色，執行法律系所只能設在綜合型大學裡的潛規則。從市場競爭的角度來說，後期進入法學人才供應的學校，硬體設備和軟性資源（例如實習機會、教師經驗及品牌力）都不如歷史悠久的先行者，在司法官特考中表現出來的「績效」自然比較差。另外，依照 Collins 的觀點，法律專業社群的層級化結構要比普羅社會還要高很多，若時間和個人在專業社群的地位正相關，可以預期那些在法界掌有最高權威、可以形塑制度的人士，多是來自傳統公立大學的成員。因此，司法官特考利於與菁英有相同背景人員的程度，比起類科多元化的高考三級實有過之。代表個人努力的受教育時間，雖然對考取司法官特考仍具有正效果，在學校裡面每多待一年，大概能夠提高金

²³ 在台灣當前的高等教育界，同時具備這三種特質者並不多。據本研究檢索，僅有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所、嶺東科技大學財經法律所、育達商業技術學院財經法律系、崇右技術學院財經法律系與資訊法律學系、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財經法律系、致理技術學院財經法律系、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財經法律系以及興國管理學院財經法律系。

表 4-10 司法官三等特考的邏輯迴歸分析結果

	調整前					調整後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男性	0.255 (1.386)	0.033 (0.027)	-0.381 (5.211)	0.355 (3.914)	-0.120 (0.446)	0.313 (2.086)	0.076 (0.142)	-0.324 (3.774)	0.367 (4.172)	-0.069 (0.148)
受教育時間	0.207 (1.968)	0.471 (20.083)	0.025 (0.040)	0.159 (1.607)	0.103 (0.870)	0.229 (2.476)	0.485 (21.998)	0.033 (0.067)	0.191 (2.265)	0.167 (2.397)
公立學校	0.965 (15.603)	1.194 (25.301)	0.667 (13.620)	1.077 (26.095)	1.543 (42.835)	0.942 (14.794)	1.165 (24.120)	0.656 (13.340)	1.037 (24.527)	1.40 (37.068)
綜合型學校	-16.137 (0.000)	-16.042 (0.000)	-1.049 (1.242)	-0.267 (0.046)	16.384 (0.000)					
傳統大學	17.352 (0.000)	17.332 (0.000)	1.515 (4.417)	1.424 (3.887)	0.429 (0.825)	1.768 (3.059)	2.099 (4.272)	1.030 (4.956)	1.365 (5.335)	0.821 (3.109)
都市	0.428 (2.461)	0.408 (2.682)	0.678 (9.767)	0.744 (11.440)	0.847 (15.548)	0.468 (2.914)	0.421 (2.856)	0.680 (9.781)	0.706 (10.354)	0.775 (13.178)
25歲以下	17.794 (0.000)	17.641 (0.000)	1.273 (4.413)	18.200 (0.000)	17.698 (0.000)					
26歲至30歲	17.732 (0.000)	17.836 (0.000)	1.242 (4.276)	17.819 (0.000)	17.699 (0.000)					
31歲至35歲	17.137 (0.000)	17.438 (0.000)	0.797 (1.611)	16.582 (0.000)	16.473 (0.000)					
36歲至40歲	17.057 (0.000)	17.203 (0.000)	-0.003 (0.000)	15.963 (0.000)	15.716 (0.000)					
年齡						-0.083 (10.234)	-0.050 (5.146)	-0.066 (12.367)	-0.141 (29.710)	-0.126 (25.382)
常數	-26.704 (0.000)	-31.058 (0.000)	-5.705 (7.278)	-26.282 (0.000)	-40.918 (0.000)	-7.787 (9.315)	-13.108 (41.938)	-3.472 (2.851)	-5.358 (6.685)	-4.950 (8.018)
-2LL	834.446	917.261	1289.317	1141.010	1134.433	838.013	927.496	1290.520	1150.405	1146.713
Cox & Snell R ²	0.014	0.020	0.016	0.023	0.027	0.013	0.017	0.015	0.021	0.024
Nagelkerke R ²	0.061	0.085	0.052	0.096	0.111	0.057	0.073	0.050	0.087	0.100

榜題名的發生比約 0.1 倍，但是受到法律系學生一畢業就投入考試的習慣、法律專業社群對於出身的重視以及學士後 (postgraduate) 訓練和作答能力的低度相關影響，整體而言效果與解釋力沒有高考三級那麼大，但仍在高考二級之上。

在司法官特考的迴歸模型裡面 (參見表 4-10)，出現一個和本研究假設 3 相衝突的情況：綜合型學校對於考取司法官的影響是負面的。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同樣和前述法律系所集中在具有某些特性的學校有關，加上台灣的專技導向學校全部都是非傳統大學，所以讓每個細類別的人數差距變大，甚至有很多方格裡面的人數低於 5。因此，將這些資料投入邏輯迴歸模型，會產生嚴重的估計誤差，導出過大或過小，甚至是方向錯誤的迴歸係數。Wald 統計量有多次出現 0 的現象，也是來自於此。如果依照前述在高考二級的調整方式，只留下實際上可完全涵蓋綜合／專技的傳統／非傳統，重新進行一次迴歸分析，則可以發現傳統大學文憑對考生的正面助益與公立大學不相上下，*b* 值甚至還一度高達 2，代表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出身傳統大學者比非出身於傳統大學者，考取的發生比將提升 6 倍之多，其解釋力亦勝過受教育時間。

司法官特考對於各個年齡層的篩選和高考三級及高考二級不同。不管是行政類還是技術類，25 歲以下的人口在高考三級和高考二級裡面都不是最具優勢的一群，但是他們報考司法官特考的同學，相對於其他年齡層的優勢卻是最高的，而且這個地位還有與日俱增的趨勢 (表 4-9)。比較各個年齡層相對於 41 歲以上者的迴歸係數，可以發現越年輕的群體數值越高，代表年齡在司法官特考裡面的影響力接近線性，而不是高考三級所呈現的倒 U 型。同樣是受到細類別觀察值相差懸殊的影響，各個年齡層的 Wald 值以 0 居多，等於沒有解釋力。基於線性關係的觀察結果，本研究把年齡層調整為單一的連續變數「年齡」重新進行迴歸分析 (參見表 4-10 右半部)，發現每增長一歲，發生比就降低為原來的 80%，可以看出司法官特考在年齡這個人口特性上，確實存在與高考三級不同的關係樣態，符合本文假設 6。這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司法官特考的準備過程非常耗時費力，考試內容偏重記憶，年紀越大越難上手，而在學校有充分演練時間、能直接與出題者切磋的年輕人則占有極大優勢；另一方面則可能是由於高度層級節制的司法體系不需要見多識廣的老新人進門，干擾既有的權威序列之故。

綜合本小節的分析，能讓錄取者得到比高考三級更高社會地位的司法官三等

特考，跟高考二級不一樣，在性別方面比較符合代表性官僚和團隊多元化的理想。但是在教育方面，賦與因素的作用較強，讓司法官的組成比一般行政官僚還要來的單調。都市的出身背景對考上司法官有益，其作用與在模型中的相對重要性都比高考三級還大，顯示司法官甄補的代表性和人口多元化程度比較低。最後，與高考三級與高考二級有利於 26 歲至 35 歲青年的錄取者分佈模式不同，或許是因為考試內容強調對文本的熟稔，或許是因為法律專業的層級結構需要，司法官特考反而偏惠剛踏出校園的年輕人，其優勢隨年齡增長遞減。

關於造成上述差異的原因，除了性別之外，本研究認為從社會結構的角度，大致可提出兩種解釋途徑。首先，法律系的學生某種程度上跟女性一樣，背負著很明確的社會期待²⁴ (social expectation)，將自己的出路給限制在一個小範圍內，而且比其他科系的同學更早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如此導致報考人員的受教育時間離散程度低，相形之下其他屬於賦與基礎的人口特質影響力就會提高。其次是偏向文憑主義的提法。法律雖然也是一種專業，在社會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團體權威的集中性很高，成員會籍的滲透性低，但是其訓練養成的模式和評價標準卻跟醫學、工程等理工領域的專業很不一樣。作為社會學門的一支，法學上的許多問題並沒有標準的答案，參與其中的法律人缺乏客觀的指標作為能力的度量衡，因此對於所謂的賦與因素會有更強的依賴性，而整個專業社群也會盡可能地透過各種再社會化的途徑來保護這個秩序。

²⁴ 社會期待是指社會對個體（個人或團體）處於特定角色時，所加諸的一連串有關應為舉止之無形規範。個體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將複雜的社會期待體系內部化之後，便能降低取得新地位時違反秩序的機率。但亦有許多學者認為社會期待同時也對個體的自由發展造成限制。